



# 愛可愛 非常愛

牧太甫 ◎著

我本良人善妇，  
不与浊世沾故。  
只是突如其来雨骤，  
飞花落红满目。

我本山野村妇，  
只是沙鷺惊梦。  
出来如花被割下，  
飞去如梦不存留。  
赏赐也好，收取也罢，  
生命都值得称颂。

愛  
可愛  
非常愛

牧太甫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可爱非常爱/牧太甫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321-5896-6

I . ①爱… II . ①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4387 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装帧设计：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中社”实训基地

指导美编：钱 祯

爱可爱非常爱

牧太甫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鸿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56,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896-6/I · 4713 定价：3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241597

Homo sum, humani a me nil alienum puto.  
(我是人，人类的任何事情对我来说都不陌生。)  
——Terence(特伦斯)

任何人，即使是最坏的人，  
他们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上帝的影子来。  
——席勒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道德经》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以赛亚书》

## 秘密坐在我们中间(代序)

姜逸青

“治大国，若烹小鲜”，喻于贤君的治理之道，譬于写作者也未尝不可。铺陈魅力的文字，犹如治者操持权力一样，因娴熟而游刃有余，缘洞察而举重若轻。可以想见，一部让人赞叹诵读的作品的背后，玉树临风的必然是那位成竹在胸、擘画自如的书写者。

我友牧太甫，心有秉持，持道经年，未届不惑之龄，却已著书多本，堪称博学雅量的君子，存山川城郭在胸、生曼妙莲花于笔的英才。牧君曾由政而商，人生阅历自比常人丰富许多。经纶世务培育了他独思慎行的气质，识人甚夥则提供了其慧眼辨析的能力。藉此，酷爱写作的他，每每于熟悉的生活处落笔，冀望的理想处飞思，杰构如赫依津哈所指的“游戏”，在烂漫天真的愉悦里，祛魅生活的芜杂与阴影。

一次闲聊中，牧君曾提及他有个“小小的”写作计划，包括随笔以及一组在思想、精神气韵上前后关联的小说。“每天夜深人静时，坐在电脑前，开始了几乎雷打不动的几千字的‘功课’，幽微之念、宏大之想、天问之感纷至沓来……”他语气平淡地说着写作习

惯,而我,当然能理解并想象他借助于经验、思想而谋篇布局浩浩荡荡的文字远征——那是隐伏于日常习惯中的执著与激情,是对写作的谦卑而诚挚之爱,是超越文学审美、写作功利的感悟与愉悦,以及审视漫漶复杂的人生,解惑证道之鹄的和信心。也因此,当牧君事后提及他新创作的一部小说业已杀青,嘱我写上几句时,尽管心知并非此事的合适人选,但身为“第一读者”的荣幸以及先睹为快的期待还是令我一口应承。数日后,收到了他发来的稿件,一读而赞,果然,君孚我望哉。

小说的叙事充满隐喻。情节浓烈的华彩中隐约闪烁的,是作者大道伏藏的熹微晨光。故事并不复杂:家境优渥美貌年轻的女子,自以为曾经沧海,参透俗世,遂在欲海欢情中游戏人生,难以自持;不过,身虽全然逐流,心却未尽随波;迷惘中,得净友点拨,识迷津醒悟——一部典型的将背景置于当下自叙结构的“忏悔小说”,活色生香,却更耐人寻味。

初览之下,读者未必能发现女主人公堪回首却费思量的悔悟(尽管作者在小说各篇的引言中已明白喻示),也较易陷入情节浓烈的任意之境。艳阳与阴翳并陈,令人迷惘,只是细读之后,不难发现,小说女主人公款曲倾述的正是现代人面对爱、自由时的所呈现的典型失态:惶然于生活的目标,迷失于爱的追寻。而这种个体的迷失,正是缘于对社会整体价值判断力的丧失。无疑,现代消费社会提供了个体基于金钱的多向度、几近泛滥的“物化自由”,它有如法国思想家布希亚所谓的“虚幻的丰盛”,将非真的自赋意义与客观的使用价值分离,使得“物”及附着其上的所有情感全然异化,失去同现实生活世界的逻辑及情感关联。并且,心魔物欲的非理性膨胀,消解或弱化了个体行动的社会意义及其深度,令众多

的如女主人公那样的年轻人自觉地无视甚至刻意蔑视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并且问题正在于——如小说所揭示的——他们却又无法提供自治、善意以及理性的“价值重构”。一句话：欲望粉碎了它自身的目标，欲望者撑不起他们所冀望、寄身的虚幻自造、虚荣自语的小世界。而结果，必然是“我陷暴风雨里，黑暗围绕，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不过惟其如此，那一抹启示的柔光才弥足珍贵。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好友、青年男子穆阳，那位调侃戏谑与温情论道并陈的隐者般的绅士，在女主人公看来，他“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从那里望出去的视野是和之前人们看到的是如此的不同”，他是她生命中的异数，是照亮她重新发现并度量生命爱情、希望之途的燃灯者，是那种与滥性俗欲毫无关碍的深情化身——全然别于如荷尔蒙潮水般涌来却又转瞬退去的“深情”男友们。正是借助于他的解构，那种浸润于整部小说中的回顾与悔悟才具有深味的价值，肉欲装点的陈词滥调才会魅影尽失，正如埃利蒂斯所吟诵的，“然后从爱爬下来，立即去开创\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洁白的海滨”。

掩卷之际，我忽然觉得牧君与小说中的穆阳几无二致，他们都是尘世中奇妙的说故事者。他们无意将现世浮华写影直陈，他们施以巧手，变乱了红尘纷乱的序列，将隐意可辨的罅隙微光缀满整个故事，当故事情然散去时，他们以及他们所雕琢的意义蓦然浮现——“秘密坐在我们中间却全然知晓”（弗罗斯特诗句）。而那意义、那隐藏的秘密，我们终归全然知晓：“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

2015年8月12日

## 引言

太阳，万物之源。

科学家告诉人们：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热核反应器，它的核心不断地进行着聚变反应，在这种反应过程中，氢原子核聚变成氦原子核，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中部分能量被光子带走。就是这样，在太阳上，每一秒钟都有 400 万吨物质化成了光……

于是，当神说“要有光”的时候，世界就有了光。神看着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并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创世纪》中说神创造天地万物的“头一日”里发生的事情。

宇宙，时间和空间的总和。

据说，有一批物理学家和计算机信息学家正在努力破解一幅奇特的宇宙图景——运行在距离地球 150 万千米轨道上的普朗太空望远镜花费了两年半的时间收集信息，“极为详细地记录”了初生宇宙的面貌——就是“标准宇宙模型”。根据这一模型，科学家们相信宇宙肇始于 137 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从此宇宙不断地膨胀、冷却、成形……

于是，当神说：要有天和海，要有旱地、植物的生命，要有太阳、月亮、星星，要有空中和海里的动物，要有人、动物以及自然的运行法则的时候，天地万物就照神说的那样造齐了。

谁是谁非？孰对孰错？

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创世纪》，都在试图告诉人们——或者说是在探索、寻找还有安慰（面对未知世界的恐惧的安慰，且这种安慰以科学、神学等为工具）——世界是从哪里开始的，或者说“起初”是怎样起初的。

对于这样的问题，科学家的答案是“太阳”（宇宙大爆炸），《创世纪》的回答是“神”。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老子会感叹“道可道非常道”的原因吧。

再来谈谈人。

厨川白村把人看成总是有缺陷的永久的未成品。绝对“完美”的人他已经不是人了，而是神。“完美”，只存在于神学的观念里，只存在于人的玄学思辨中。其实，只有美和丑的对立统一，才能产生美的效应（此为产生美的内在机制）。美的事物是美丑多种关系的总和，有所恶才不减其美。

于是，美是出淤泥而不染；至于爱美，则是人皆有之。

那么，美的产生究竟是“出”者还是“淤泥”者，亦或是“不染”者？或许美恰似效颦老子的感叹——爱可爱非常爱。

藉以此书，给“未成品”的我们，“有时治疗，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 目 录

秘密坐在我们中间(代序) ..... 姜逸青

引 言 ..... 001

### 第一篇 浊世沾惹

1. 风月雨季	003
2. 雨中迷惘	014
3. 梦酣似醒	029
4. 浮荡等风	041
5. 腐蚀美丽	054

### 第二篇 沙鹭惊梦

6. 烟雨迷蒙	069
7. 迷蒙摇曳	081
8. 痛归何处	094
9. 无明所覆	106
10. 割肉喂鹰	119

### 第三篇 赤身盼归

11. 未识莲香 .....	133
12. 美之为美 .....	145
13. 关关雎鸠 .....	158
14. 看杀卫玠 .....	170
15. 肉身觉醒 .....	186

# 第一篇 浊世沾惹

---

我本良人善妇，不与浊世沾故。只是突来骤雨，  
飞花落红满目。只愿生我那日那夜灭没，没有生育  
也没有欢乐的声音。

但是，我为何出于母胎，为何有奶哺养？既然  
红花坠落、道路遮隐，为何还有光亮？

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  
来到……

---



## 1. 风月雨季

不识人间有风月，只缘君在风月中。

“好吧，我是被强奸了。”

在他的不断追逼下，我终于还是承认了十多年前遭受强奸的事实。原本以为让我承认那段耻辱的经历，会让我心里再一次陷入痛苦——至少坐在我旁边的他一定这么认为，不然他不会突然停下正在搅拌咖啡的动作。

不过，我很争气，我发现当自己和他谈论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的时候，心里很平和，就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看出来了，他很震惊——我更加肯定，他之前跟我谈的他的那些风流韵事都是瞎编出来的，估计就是好让我不会为自己所做的那些风流故事害羞，就是要引出我心中的话语来。

其实，他不用这么做，我早已经不是十几年前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了。

“我猜到了。”他把咖啡杯端起来放在鼻子下面嗅着说道。

其实，他根本就没猜到，就算他猜到吧，也只是瞎猜猜到，有个字更适合，那就是“蒙”字，蒙到的蒙。

“那么，把这个人抓起来了吗？”他问。

这次谈话之后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他为什么不关心被强奸的细节，而是首先关心那个强奸我的禽兽——其实，在我心里并不觉得那个强奸我的人是禽兽。

“为什么要抓起来啊？”我不假思索的回答又一次令他诧异，这个我从他的表情就能看出来。

“可是，”他特意把声音放低说：“他强奸了你啊！”

“你这什么逻辑？强奸了人就要抓起来？”把这话说出去，我才意识到或许逻辑有问题的人是我自己？不过，我很快就用一个小动作掩饰住了自己内心的些许慌乱。

“呃？”这次的惊讶他直接用言语表达了出来：“难道强奸不是犯罪吗？”

“没啥，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我确实很淡定，确实没有一丝假装的成分。

不要说那已经是陈年往事，就是当年被强奸之后的那段日子，我也没觉得要将这个人抓起来绳之以法。甚至我也不想要惩罚他——惩罚这样一个伤害我的人（注意，这“伤害”是别人认为的，我倒没觉得有那么强烈），对我没什么意义（或许对全社会有意义，但是至少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或许，用强奸罪来惩罚，对于这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个人可以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社会可以获得一种警戒、警示和法律的威慑。可是，我的身体已经被这个人玷污了，社会的公义除了带给我一个“遭人强奸的弱女子”的名号以外，还有其他什么积极地意义吗？在我看来，显然是没有。

“犯罪的必须遭受惩罚！”他好像被我的遭遇激怒，又或者是因为我的无所谓的态度激怒，反正他跳了起来。

“好了，好了，被强奸的人是我又不是你，你激动个屁啊！”其实，见到他暴跳起来的样子，我心里很欢喜。不过，如果过分流露出我的这种欢喜，不符合我的个性——这个“个性”，虽然多年以后我已经知道，是社会冠予和丰富内涵的，有个很学术的词很形象地给它备注，叫做“外力导引”的个性（与之对应的是“内力导引”的个性，他说这个内力导引的个性才是真个性）。

听到我这么说，他显然感觉不自在。

是啊，如果一个我在意的人，我也如此为他抱不平，却换来这样一句话语，我自己心里肯定也是不舒服的。不过，这就是我，我才不在乎我并不太在乎的人——难道人家在乎我，我就要在乎人家？这种逻辑显然是不对的，起码在我看来是不对的。

或许是为了避开他那种尴尬的眼神，我故意把眼望向窗外。

咖啡厅在这个五星级酒店的第 66 层，是这片区域内较高的一座建筑。因此，在这个晴朗的天气里，从这往外望出去，可以看见东边人民广场和陆家嘴的那几栋上海的标志性建筑。

“快看，正在施工的上海中心上面有人正在驾驶吊车！”我兴奋地叫了起来。

顺着我的手势，他望了出去，却什么也没看见。

“骗人！哪里看得见！”他仔细地看了半天，只看见施工中的上海中心顶上有几辆吊车，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影。

“发挥你的想象力呀！有吊车，又是紧张施工中的大楼，而且明显可见那吊车在动，肯定就有人在驾驶啦。”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强词夺理，可是，我明显是看到了那里确实有人在驾驶。不过，如果说别人说没有，我才不会傻到与他争辩到底有没有人——就算真的有（我确信我看见了），只要别人看不见（这或许占大多数），

那就是没有，争辩只能说明我自己的无知和愚昧。

“好吧，”他为我刚才那句富有想象力的话，情绪舒缓了下来，喝了一口手中的咖啡，继续说到：“给你讲个故事。”

“嗯哼。”我用好奇的眼神盯着他，像个好学的小学生注视着自己的老师——我这么做，只是为了鼓励他更好地把故事讲出来。

“从前，有一个人买彩票，他选了 64 号，结果中了头奖。于是，他的朋友们都来祝贺他。不过，他们中间也有几个心怀嫉妒的人。其中一个道贺者问他：‘你怎么会正好选中 64 呢？为什么不是 63 或者 65 呢？’他抓了下自己的头皮，眨巴了一下眼睛对这位朋友说：‘我做梦的时候，看见 7 个 8 在我眼前晃来晃去。7 乘以 8 等于 64，于是，第二天买彩票的时候我就选了它。’听完，这位朋友很吃惊地说：‘可是，7 乘以 8 等于 56 吧？’他一脸微笑地说：‘是吗？不过没关系，你数学比我好，你就继续做你的数学题吧……’”说完，他又喝了一大口咖啡。

我很早就听过这个故事了，那是犹太民族的经典《塔木德》里的故事，至于这本《塔木德》是怎样一本书，大家可以到互联网上搜索一下，那里有很详细的解释。

不过，他并没有照本宣科地把故事背出来，而是把它变得更加口语化和现实版。我跟大家一样，喜欢听故事，即使是那些老掉牙的故事。或许，听故事更多地在于“听”，而不只是故事内容本身。

“你这个故事是要教导我什么呢？”我问道。

“没有呀，就是跟你讲有这么一个故事。”他并不直接点明故事暗藏的意思，而是吟了一首唐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咦，这不是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么？”我做惊讶状。